

246038

基本馆藏

工农兵怎样学哲学

部队开展学哲学运动的经验

张道容等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33

48

工農兵怎样学哲学

——部队开展学哲学运动的经验

*

著 者：张道容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昆明书林街100号）
（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新字第0011号）
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新华书店发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 $\frac{7}{16}$ 字數：29,000

195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10,095

*

統 一 書 號： 2116·18

定 價：(5)一角二分

編 者 的 話

自从0058部隊战士向勝昌同志在部隊巡迴講哲学后，在部隊党委領導下迅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羣众性学哲学运动。“学向勝昌、赶向勝昌、超向勝昌”成了羣众的行动目标。部隊駐地附近几个新華書店的“毛澤东选集”和哲学書籍供不应求，曾几度被买一空。战士们抓紧一切空隙時間苦讀鑽研，無論行軍、劳动、軍事演習，無論工地、操場、飯堂，都在學習討論。他們結合各項实际工作，处处学哲学，事事学哲学；人人学哲学，人人用哲学。到去年十月中旬，已有二百七十多人接近了向勝昌的水平；“战士哲学家”上批一批地湧現出來，寫出哲学心得和論文八千多篇。

剛剛扫过盲的工農战士，为什么学哲学的勁头这样大呢？这不僅說明党中央“全民学哲学”的号召正适应了廣大人民羣众的迫切要求，而且也告訴我們这正是大躍進时代的必然趨勢。正象一首战士詩說的：

文化头仗打得好，
乘勝再攻理論山；
取得哲學室，
躍進有保障。

劳动人民做了國家的主人，要建設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社会，就進一步要求做自然的主人和社會的主人；要求能夠正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，这就必須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，樹立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。这就是战士们十分明确的學習目的。

有了正確的學習目的，就容易掌握理論联系实际的學習方法，他們从实际出發，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為指導，解決了很多实际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各種問題。觉悟提高了，思想方法改進了，他們在百忙中的學習，不但不会妨碍部隊繁重复杂的訓練任务和各項工作，而且成為推動部隊工作大躍進的偉大動力。哲學原理增強了他們認識自己、認識客觀事物的自覺性，使部隊面貌為之改觀！

在部隊黨委領導下，經過學哲學的羣眾運動，創造出很多極為寶貴的經驗。我們選擇了

一部份編輯出版。由于水平有限，难免掛一漏萬，有不妥之處，望讀者指正。

編輯過程中，得到0058部隊黨委及政治部同志們的大力幫助，謹致以熱忱的感謝！

1959年1月

目 錄

- 部隊开展学哲学运动的經驗.....張道容 (1)
- 开展学哲学运动要把普及和提高結合起來.....張道容 (7)
- 讓哲学思想在战士生活中遍地开花
- 談談組織战士学哲学的体会.....李長明 (15)
- 万物皆教材，遍地是課堂.....史天堂 (21)
- 在实际生活中学哲学、用哲学.....李長明 (24)
- 我們的“战士哲学講師团”.....李長明 (29)
- 理論战线上的兩条路綫
- 談談我在党校教学工作上的一些体会.....邵 武 (33)
- 实际——理論——实际是学哲学的正确路綫.....楊天貴 (36)
- 实际——理論——实际.....廖礼瑩 (38)

部隊開展學哲學運動的經驗

張道容

(這是0058部隊政委張道容同志在學哲學現場會議上的發言
記錄，未經本人審閱——編者)

一、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

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是進行大規模羣眾性學習的關鍵，現在我們的自卑感是否完全砍掉了呢，迷信是否已徹底破除，思想是否已徹底解放了呢？完全不能這樣說，只能說是初步的，不能說徹底。所以我們就有必要繼續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。

我們有什麼迷信和自卑感呢，如認為“學理論不是戰士的事”，也“不是基層干部的事”；“是那些教授、專家、知識分子和大干部的事”。甚至有有的說：“學高深理論是上等人的事，一般工農沒有資格學理論”。有的戰士去書店看到“干部必讀”，認為“戰士不能讀”，也就不買，就是買了也是偷偷的看。總之是自己不行，別人行。另一方面在領導和組織學習上看迷信，有着許多清規戒律，把理論學習分成等級，作出不適當的區別。我們知道馬列主義有階級性，因為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可以學習它、運用它。學習馬列主義不應分等級，本來就有自卑感，再加上不適當的區分，自卑感就更多起來了。

這些迷信從那裏來的呢？首先是階級社會中長期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結果；是階級社會、階級壓迫留下的烙印。

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常把理論學習說得神乎其神，玄而又玄，嚇唬工農兵，他們說勞動人民不能學理論。我們現在的社會是社會主義，工農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，馬列主義將成為全民的。我們在向共產主義前進，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，所以現在我們要把舊社會留下的烙印徹底消滅。

同時還由於過去我們在理論教育上的教條主義作風，只有自上而下，沒有自下而上，強調“統一計劃”，“統一進度”，強調學習的“系統性”，“科學性”，這樣就助長了學習理論的神秘感。所以我們要打破教條主義的束縛，廢除不適當的規章制度，當然，不是說什麼規章制度都不要，必要的規章制度還是應該要的。

一切迷信、自卑是可以破除的，新的學習態度是會樹立起來的。

在黨中央“全黨辦黨校，全民學理論”的號召，這號召對所發動羣眾包括士兵在內，是很大的鼓舞，號召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武器。羣眾在此鼓舞下自卑迷信就會逐漸破除。我們部隊有一個向勝昌，向勝昌的巡迴報告，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。普遍反映：“向勝昌能學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學？”但是迷信並不是一下就破除了，自卑也不是一下就砍掉了，迷信的真正破除、思想的真正解放，要在人們親身學哲學用哲學的實踐才能進一步破除。“哲學並非不可學，就怕不敢學不敢鑽”就是羣眾在學哲學的實踐中破除迷信的反映。

本來哲學對勞動人民並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東西，馬克思、列寧所寫的東西是勞動人民鬥爭經驗的總結，是從勞動人民實踐中概括起來的經驗，又服務於勞動人民的鬥爭，這正

是工農羣眾學習馬列主義的根據。正如史天堂同志說的：“革命戰士天然的傾向於實踐，天然的傾向於馬列主義，天然的傾向於毛澤東思想”。只要是工農勞動羣眾出身，或雖不是勞動羣眾出身，但只要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，忠於實踐，有一定實踐經驗的人，也能學好哲學。戰士麥兆佳說：“我以前在工作中有唯物主義，也有唯心主義，但自己不知道，有時從實際出發，工作就做好了；有時從主觀出發，工作就做壞了。學了哲學，使我自覺的扔掉唯心主義，運用唯物主義”。由此看來，學哲學是廣大幹部、戰士的迫切要求，他們一旦把生活中的許多感性知識與理論結合起來，在分析認識問題時就格外深刻，講得也格外動人。

雖然馬列主義並不是高不可攀的東西，工農羣眾天然傾向於馬列主義，但還不是天然的理論家；天然的傾向於實際，但實際還不是理論；所以也不能把學習理論看得那樣容易、簡單，我們在破除迷信上還要作細緻的工作。

二、發動羣眾，大搞羣眾運動

連日部隊開始了一個大規模的羣眾性的學理論運動。這個運動的特点是：來的快，規模大，風起雲湧。這一羣眾性的學習高潮是理論學習的革新。幹部、戰士打破了歷史陳規，勇敢的攻取理論寶庫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，這就表現了理論教育的徹底的羣眾路線和徹底的革命精神。過去學理論的人少，範圍狹窄，空氣沉悶，冷冷清清；現在理論學習由小圈圈發展到廣大羣眾，這是一個創舉，是一個革命。這種現象是怎樣來的呢？這不是偶然現象。

是火躍進形勢帶來的。社會主義高速度“一天等於二十

年”地飛躍發展，共產主義美好远景的萌芽开始出現的鼓舞，促進了部隊的大躍進，一年完成了三年訓練任務。大躍進局面勢如破竹，勇猛前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干部就提出問題要求解決，感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需要理論指導，有的說：“大躍進事情多、矛盾多，需要學哲學解決矛盾”，“自己是領導大躍進的人，羣眾要照着自己說的話去辦事，如果自己水平不高，落后了，不但不能領導大躍進，反會成爲一種障礙，被淘汰掉”。戰士們爲了建設好祖國，爲了練好本領也提出學習理論的要求。總之大躍進帶來了學習理論的要求。正如幾個同志說說：“革命者要改造世界。要改造客觀世界，首先就要改造主觀世界”。要改造自己的思想，這說明同志們懂得了學理論的作用，懂得了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指針，是人類謀求解放的精神武器。人們在實際鬥爭中要求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，提高自己也是自然的，所以全國、全民、全軍學哲學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。

去年整風運動，一方面提高了干部、戰士的政治覺悟，端正了政治方向，另一方面也得到一條教訓，就是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。辨明風向，插紅旗，提高嗅覺，就必須學習理論。班長王中明說：“當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時候，象章伯鈞、章乃器等右派言論，明知不對就是說不透，駁不倒”。右派分子總是用老掉牙名詞來嚇唬人，企圖混淆是非，作爲一個保衛祖國、保衛黨的事業的革命軍人，就應學習理論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，掌握和敵人鬥爭的武器，更好的保衛黨的事業。

今年我們搞了文化革命，最近掃盲又前進了一步，這是文化翻身，又是政治翻身，是個歷史性的事件。戰士們一旦掌握了文化工具，精神煥發，到處運用，上課記筆記，課餘搞文藝

創作，作詩寫文章。隨着文化革命的繼續發展也就自然的產生了學習理論的要求。有的戰士寫詩表达自己的要求：“摘掉文盲帽子，再攻理論山，取得哲學室，徹底把身翻”。士兵學習哲學是文化革命的繼續，已引起還將繼續引起精神面貌更大的變化，河慶堯同志說的“不久的將來人人讀資本論”已不是很遠的事了。

由此可見，目前學哲學的高潮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。

但也有反對的，不是沒有鬥爭的。“保守派”、“懷疑派”、“條件論”者總是用教條主義的“老皇曆”“老規條”，向士兵學哲學這件事提出各種責難。但在事實面前他們是站不住腳的。向勝昌三年前也是文盲，現在是一個中士班長，不論文化程度、理論基礎、政治經驗和學習時間，不比別人的條件好，但向勝昌能學哲學、講哲學、用哲學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：

(1) 他有正確的學習動機，“學文為武，學武為政”，即政治掛帥。(2) 不是死背條文，而是緊密聯繫實際。(3) 拜眾為師。(4) 擠時間，抓空子，作時間的主人，孜孜不倦，三年如一日。有的人強調沒有時間，這也是不現實的。向勝昌和許多同志的事實證明，他們並沒有占一點正課時間，而且學得很好。只要我們廣泛的發動羣眾，採取邊學邊用、邊用邊學、用啥學啥，學校隨人走，書本隨身帶，走到那兒學到那兒，作到“萬物皆教材，遍地是課堂”，那末時間問題、課業問題、方法問題都可以解決。“千條萬條政治掛帥第一條，千難萬難發動羣眾就不難”，只要我們大搞羣眾運動，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，什麼辦法都會有，生動活潑學理論的局面會出現。

三、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

群众学理论的要求，是为了指导大跃进，改造思想，调整关系，改善工作，学好军事保卫祖国。不是为理论而理论，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学理论。因此他们要求的理论不是从书本抄来的概念、词句，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指导政治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理论，也就是从实践中来，又回到实践中去的创造性的理论，是来自实践、回到实践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，绝不是空洞的纯理论。由此可知群众学理论是走“实际——理论——实际”的道路。但是我们过去的理论教育虽也提出“联系实际、学以致用”，但过分的强调了“系统性、科学性”，从书本出发，用实际去证明书本，无的放矢，为学而学，结果还是把理论停在书本上，形成了“理论——实际——理论”的公式。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。

我们要用联系实际的方法，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。工人学哲学为了多出钢，农民学哲学为了多打粮，士兵学哲学为了打胜仗。我们就是遵循着这一点去学习的。杨开祥学了“阶级与阶级斗争”，认识到有阶级就有斗争，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，从而批判和克服了离队思想。某团一个班长运用了辩证法，正确处理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，母亲死了，回不去不闹情绪，还积极工作。可见马列主义哲学不仅是方法论，而且是世界观。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。在学习时只要紧紧地联系实际，就必然能使一切违背无产阶级集体利益的作风受到批判，用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。其次学哲学要联系战术和技术训练，改进战术思想，提高技术水平。学哲学有利于树立建军思想，毛主席的著作就是活生生的辩证

法，把对立统一的规律运用到各个方面去。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著作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“活”，这就和形而上学有极本的区别。毛主席军事思想在战术训练中的运用，在钢铁营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。同时辩证法也要运用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改造上去。很多同志认识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，解决了矛盾，增强了团结。事实证明，只要充分的联系实际，就能改进思想方法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开展学哲学运动要把普及 和提高结合起来

张道容

去夏以来，从战士向胜利学哲学的典型事例开始，部队掀起了群众性的、密切结合实际的学哲学运动。随着学习大门的打开，学习心得的初步获取，如何由浅入深，既照顾普及又逐步提高的问题被提出来了。

向何处普及？向何处提高呢？这里，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。一种是，主张以当前政治斗争的实际和工作任务的实际为内容，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，从实际中引出理论，用理论指导实际，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，使哲学学习“为政治和为建军服务”，这是党委和多数同志的意见。而另一种意见是以“提高”和“深入”为理由，片面强调理论的“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完整性”，主张“好好学几本”，“弄清各个

哲學原理的章節位置和出處，學會查“門牌”，“了解一下理論的原原本本”，而不要再丟“零敲碎打”（把從實際出發的學習方法稱為零敲碎打），“破壞理論的系統性”。其實，就是一句話：單純追求條本條文，把理論與實際隔開。這是個別幹部和少數知識分子的意見。經過多次爭論和幾個月學習實踐的考驗，前一種意見的正確性，愈來愈為實踐所證明，為廣大幹部、戰士所理解和運用；而後一種意見的教條主義本質，也愈來愈破產，愈為羣眾所拋棄了。大家進一步認識到：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理論教育方針，是任何時候都要遵循的，不但學習的初期是如此，就是學習深入了，將來需要比較系統地學習更多更高一點的問題了（我們並不排斥理論的系統性、科學性，問題在於是否脫離實際），也同樣要從實際出發，圍繞政治任務和工作問題的需要，為了解決實際鬥爭的立場、觀點和方法去學習理論，而決不能是離開實際空鑽理論的“無的放矢”。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，永遠不會過時。

根據上述方針，為了推動部隊訓練的大躍進，我們曾經通過改進工作方法，改善內部關係，以及勞動生產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哲學思想的探討，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成效（此處不贅述），不久前，又在部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教育中，在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，破除戰術訓練的教條主義中，學習和運用了若干哲學原理。

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中，經過鳴放、暴露問題，我們組織幹部一面到公社進行“政治野營”，一面學習了必要的哲學觀點，由於大家有了思想武器，許多問題也就解決得比較順利，例如，許多人，運用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”的矛盾運動規律，理解了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我國大躍進形勢下生產力發展

的必然趨勢，克服了“人民公社發展太猛、太快”，“不能玩個，搞不好會妨礙生產”的錯誤觀點。許多人，在參觀訪問公社的實踐中，體會了“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”的辯證關係，批判了自己“認為農民私有觀念濃厚，讓人民公社超過了羣眾覺悟程度”的想法，認識到：“問題在於自己的意識滯後於社會的發展”。許多人，反省了自己在自留地、菓木園、牛馬折價等問題上，因自私自利思想曾經發生的抵觸不滿情緒。有的人檢討了自己“將來要從公社收回房產”的錯誤打算。許多人，運用“現象和本質”、“兩點論”、“主流和支流”等辯證觀點，檢查了自己對人民公社食堂、幼兒園、敬老院、三化（集體化、軍事化、戰鬥化）認識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錯誤。有的還在學習心得中檢討道：“去年反右鬥爭時，一方面因為自己立場不夠堅定，同時也因為思想方法上的偏聽偏信，不看全面，不看本質，曾部分同意過那個所謂‘少校政委’的反動言論，犯過錯誤”。管理股長李志明也說：“哲學不僅幫助我認識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，也幫助我堅定立場，改造思想，提高共產主義覺悟。”學習的實踐證明：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，兩者相互區別而又相互聯系的，一個完全自覺的共產主義者，必然也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，學習哲學，是提高共產主義覺悟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為了破除戰術思想上的教條主義，加深對毛主席戰術思想的理解，師、團領導機關在去冬戰術合練時，首先組織了對毛主席幾個主要軍事著作的學習，着重講了主、客觀一致性，矛盾的統一，主觀能動性等問題，並以大破教條主義為目標，發動幹部鳴放、辯論，多了軍事辯證法的虛。不少指揮員，在進攻戰鬥選擇主攻方向問題上，改變了過去“強處着眼、強處用

兵”，正面硬攻，一点一面的打法，采取了先打弱点，侧背迂迴，一点两面的打法。营长吴得勝認為：这就是战略上的辩证法。过去那种以强对强，只重正面，不重侧背迂迴，就是战略上的形而上学”。钢铁营在担任正面（辅助方向）攻击时，采取了一以暴露掩护隐蔽，以佯攻掩护主攻”的作法，用积极的行动（如提前奔袭前沿支撑点、炮兵提前破坏射击、工兵提前开辟通路等）、吸引敌之注意力于我辅助方向，使主攻部队顺利实行穿插迂迴，迅速形成了包围圈。干部反映：“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，过去从教条出发，把活仗打成了死仗，这次从实际出发，把假仗打成了真仗”。由于辩证法思想的指导，去冬战术演习中，也在破除单纯技术观点、解决人与武器的关系上，以及计划性与灵活性，一个作战方案与几个作战方案，白天与夜间，步兵与各特种兵，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，军事与政治，知己与知彼等方面的辩证关系，初步地有了新的认识。于是，大家进一步理解到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，就是最完善最典型的军事辩证法，而战斗的客观规律又是辩证地存在着与发展着。当我们没有学习哲学，不懂得辩证法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；当我们学了哲学，懂得一些辩证法的时候，就比较易于认识战斗的客观规律，比较能够更多更快地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。

半年来的学习过程，始终贯穿了两种学习方针的斗争。这个斗争今后还会存在。只要我們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针，抓住当前思想上工作上的主要問題，而不是抽象的、孤立的去学，天长日久，就可以真有所得，逐步提高，就可以使学习发生实际效果，引起大家深入持久学习的兴趣和信心，也就可以由不系統逐漸系統，由若干重点普及全面，而使学习不断普及

提高，發生更大的作用。

“羣眾性的自學互助運動與理論學習骨幹相結合，重視羣眾自己的‘土講師’與辦黨校相結合”，是我們在理論學習上貫徹黨的路綫，解決既普及又提高的基本方法。在過去，部隊的理論學習，只有少數人參加，沒有羣眾運動，長期停留在比較沉悶、遲滯的局面，現在，羣眾運動起來了，就必須注意培養理論學習骨幹，使理論學習也用兩條腿走路。但是，要不要培養骨幹，如何培養骨幹，也並不是所有的人認識都一致的。有人認為，過去住專門學校的幹部和專職教員作用不大，還是搞羣眾運動好，不必強調培養骨幹。也有人認為，要解決理論骨幹，就必須依靠學校的長期的專門培養，師以下很難解決。黨委批駁了這兩種意見。羣眾運動要堅持，理論骨幹也要抓緊培養，丟掉或忽視任何一方面，都是一條腿或一條半腿走路，都會產生“跛足”現象。培養理論骨幹的方法也要“上下并舉”、“土洋結合”。於是，確定在繼續發展自學、互助運動的同時，一方面組織羣眾性的講師隊伍，一方面舉辦自己的黨校。

“能者為師，互教互學”的口號，在運動一開始就被羣眾採用了。許多政工幹部，指揮員，下放幹部，以及學在前面對某一問題有了心得的人，都在羣眾中一次數次的作了專題講解或心得介紹。為了提高這些學習積極分子並發揮他們的作，師政工十月份組織了有四個班長三個幹部參加的第一個“講師團”，按照他們在某一個問題上的心得，予以加工提高，使他們一人一題、一題一事地作了巡迴報告，一個“講師團”，引出了數十個“講師團（組）”，七個土講師引出了百多個土講師，形成了一支羣眾性的講師隊伍。這些羣眾講師的優點在於：他